

明

凌濛初

编著

初刻拍案惊奇



珠海出版社

全绣像三言二拍足本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编著 李建华 点校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编著 李建华点校.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8

ISBN7-80607-515-1/C·22

I. 初… II. 凌… III. 李… IV. 中国古典文学

V. IS976.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81506 号

初刻拍案惊奇

◎作者 [明]凌濛初编著李建华点校

责任编辑: 闫昭典 杨剑鸣

封面设计: 李兆虬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9375 字数: 52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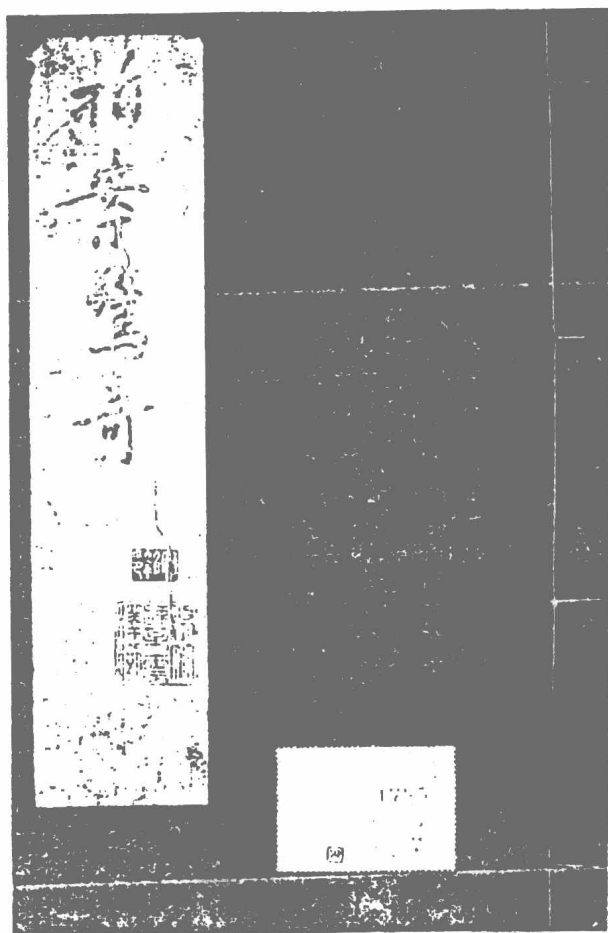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607-515-1/C·22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联系



日本藏尚友堂本《拍案惊奇》封面

卽空觀評閱出像小說

拍案驚奇

卽空觀主人胸中磊塊故須斗酒之洗腹底芳腴時露一瓣之
味見舉世盛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撫拾奇案演敷快暢之
欲作規箴之善物矢不爲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覽
者賞鑒何異藏求

金閨安少雲梓行

日本藏尚友堂本《拍案驚奇》扉頁

点校说明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凌濛初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三言二拍”。其中“三言”和“二拍”的第一部《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初刊本名《古今小说》、《拍案惊奇》。“喻世”、“初刻”之名，是后来与其后集、续编配套重刊时改称的。

“三言二拍”是我国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精华汇编。它所包括的二百卷精彩篇章，主要反映了明代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市民阶层的经商贸易、婚姻爱情、时尚喜好及其理想与追求。所收作品题材广泛，旨在劝善警世和教育，内容贴近明代现实生活，从千差万别的生活事件中发掘出善恶美丑，给人以警示。全书描写的生活面极广，涉及到士农工商、官绅吏仆、僧道娼妓，三教九流，对纷杂的社会现象、世俗百态有着深刻的透视，读来使人警醒明悟，拍案叫绝。

作为市民文学的“三言二拍”，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新兴势力的市民阶层，力图摆脱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及其鄙夷小知识阶层虚伪礼仪，而崇尚务实求财、重利轻义、在商品贸易中平等竞争的精神。所收故事为白话短篇（含浅近文言），语近俚俗，往往在街谈琐事的铺叙中见奇警，展现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民间风俗图画。从明代描写市井生活的角度讲，这些白话短篇，和长篇名著《金瓶梅》有许多相近相似的特点。至于书中为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而宣传的善恶报应、宿命论思想，浪游豪饮、嫖赌挥霍的放荡生活，以及渲染较多的色情描写，无形中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些糟粕掺杂的东西，可以留给读者从新的审美视角去加以批判鉴别。

“三言二拍”各集原刊本：《喻世明言》天许斋本、《警世通言》兼善堂本、《醒世恒言》叶敬池梓本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尚友堂本，国内或亡佚，或残缺，善本均流落日本。我们即依据日本ゆまに书房影印的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和蓬左文库、慈眼堂法库所藏上述原刊本，重新标点整理。缺文讹误之处，参照别本校补；明显的误刻、不合理的生造字如“银锭（錠）”、“吃晕（荤）”、“一樁（桩）”、“搯（搬）倒”、“拌（划）船”，及同一个人名、地名前后有误的，径改之。但改动十分慎重，凡缺乏根据，把握不准，或不改勉强可通的，则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为方便今天阅读，书中异体、白别字，尤其像“马（码）头”、“运（晕）倒”、“悔（晦）气”、“熬（邀）游”、“忤（件）作”、“膾那（腾挪）”、“雄纠纠（赳赳）”一类容易引起歧义的，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作了适

当的改正和统一。但对当时习用合理，元明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俗白字、古今字，则仍多予保留。如“能勾(够)”、“吊(掉)泪”、“顽(玩)耍”、“崛(倔)强”、“早晨(晨)”、“甚(什)么”、“混(浑)名”、“伏(服)侍”、“梯(体)己”、“铁猫(锚)”、“利(厉)害”、“拙替(厝)”、“扬扬(洋洋)自得”，以及没有物性和语气分别的“他(她、它)”、“那(哪)”等，均不改，以见当时通俗文学中的民风俗意。原本有图近 400 幅，是现存最为完美的本书绣像插图，今悉予收入，分插入各卷之前，使与文字璧合，图文并茂，供读者鉴赏。惜原图缺《醒世恒言》第三、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卷 3 叶 6 幅，《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原本无图，共计 8 幅。今已无从配补，只好付之阙如了。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譌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绣，衣被天下。”彼舌舁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譌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官闾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拍案惊奇凡例

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冬，即空观主人识

目 录

点校说明	1
拍案惊奇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2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3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7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1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39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49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57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71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81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91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99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11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25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135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45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55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65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筵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75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195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07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19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37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梢	247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57

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69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281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91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303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315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323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339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349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69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379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389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405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417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427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媚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433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445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455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现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及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贫致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干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蹉跎跎跎，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现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

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不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设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次早起来，与儿子们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先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数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

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什么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来，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原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

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北京历法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诌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

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八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要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父动？这先生也是混帐！”

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到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敢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皴，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后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簰，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猫，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原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去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簰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艙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